

在这个人世间——
会感到孤独的，不仅仅只有人啊

挽歌

朱川湊人

高璐璐 译
『かたみ歌』



挽歌

[日]朱川湊人 著

高璐璐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挽歌 / (日) 朱川湊人著; 高璐璐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3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2-2648-7

I. ①挽… II. ①朱… ②高…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5719号

KATAMI UTA by Minato Shukawa

Copyright © 2005 Minato Shukaw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Cov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Tatsuro Kiuchi 2014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2300

挽歌

作者: [日]朱川湊人

译者: 高璐璐

责任编辑: 咎亚会 徐秀琴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 王予润 朱双南

封面设计: 陈昭

版式设计: 吴星火

责任校对: 张新元 曹振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5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7.5印张

ISBN 978-7-5502-2648-7

定价: 2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 邮寄到府)



目 录

紫阳花开	1
夏天的匿名信	33
书签之恋	67
女人心	101
发光的小猫	137
粉红色的征兆	171
枯叶天使	203

紫阳花开

紫陽花ころ

那是三十年前了——

我和比沙子搬到那个平民区的时候，大概是四月中旬，樱花已谢。

我们租的房子在一栋旧公寓的二楼，紧靠火车铁道，房间只有三张榻榻米大，幸运的是居然带有一间小小的厨房。我们搬来时几乎没有行李，只在二手家具店买了衣柜和橱柜，加上我从旧房子搬来的书桌和书架，往墙边和墙角一放，就算搬新家啦。

“肚子都饿了呢，我们出去吃点什么吧。”我一边摆放书一边对比沙子说。此时都下午一点多了。

正在擦玻璃窗的比沙子听到我的提议，停下手里的活，笑着回头答道：“好呀！”

“不过，我还是想在天黑前把所有事情干完。总觉得一会儿要下雨呢。”比沙子又补充道。

朝外望去，春日的碧空中确实笼罩了一层乌云，但还不至于

下雨吧。不过，比沙子一向对气温和湿度的变化很敏感，总能准确地预测天气，真是不可思议。

“那我们叫外卖吧？”

其实，我收拾完书，倒不怎么觉得饿了。也许是因为年轻，我的性格一直不太稳重，一旦对什么事产生兴趣，就没办法安静，所以，对这个刚搬来的街区，我充满了好奇，只想早点出去逛一逛，熟悉下地形。

“好像商业街里有家点心店吧？那里卖的海苔卷看起来挺好吃的。幸二，你去帮我买些回来吧？”

比沙子从钱包里拿出张千元钞票，对我撒娇说。那时候的千元钞票上，印的还是伊藤博文的肖像。

“可以的话，你先帮我买回来再出去逛好不好？”

比沙子比我大五岁，心思特别细腻，总能一眼看穿我的想法。那一刻，我不禁为自己的孩子气感到害羞，却装作一副没被识破的样子，抱怨着“又使唤我买东西”朝外走去。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种小打小闹也是种无法言说的乐趣。

出了玄关，从二楼的走廊往下望，就看到了那座小寺院的全景。院子的一角有座石灯笼，旁边聚集了好几只野猫，每只都神情慵懒，或舔着身子，或伸着懒腰。

真奇怪啊，那寺庙是野猫集中营吗？

我边想边轻快地走下铁楼梯。

那时，我立志当一名小说家，而且干劲十足，打算靠一支笔

闯天下给别人看看！我果断地从大学逃离——其实直接原因是我再次被要求留级——没日没夜地写，默默努力，却不知那些书稿何时才卖得出去。我沉迷于太宰治等人那颓靡的无赖派文学，经常泡在便宜的小酒吧里，和一些同人志的朋友高谈阔论，不醉不归。在酒吧打工的比沙子就是那时走进我生活的。

我把手插在裤兜里，在街上随意晃荡，心想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啦。听说这平民区在战争期间躲过了空袭，所以街道充溢着怀旧的氛围，逛起来感觉格外舒心。

我沿着火车道走，一路来到商业街。街两边绵延着长长的拱廊。三百米的街道上聚集了各种店铺，其中自然不乏蔬菜店、鱼店等食品店，还有成衣店、咖啡店、大众餐馆和小酒吧，可说鳞次栉比，是那一带最繁华的地方。

几天前来看公寓时，房屋中介带我走过这里，正是这商业街使我决定住下。我之前租的房子挨着一家大型化工厂，连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很不方便。要是我一个人还能凑合，毕竟房租便宜，但是跟比沙子同住就不合算了。

到了这儿，买东西就方便多了吧。

我边想边在街上悠闲地逛。

可能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商业街格外热闹。路过音像店时，破音箱里竟流淌出了《洋槐雨停之时》的旋律。这首歌，即便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是相当过时的歌曲了。我想，一定是音像店老板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不过，这怀旧的调子倒也和商业街的氛围

不可思议地吻合。

逛了会儿，我终于找到了那家小小的旧书店，叫“幸子书房”，位于街道正中间，店名是用印章字体写的，挂在双槽推拉门的玻璃上方。

房屋中介带我来的那天，我就发现了这家书店。只不过那天比沙子在，我只好径直走过，没有停留，但一直在心里挂念着。

书店有二十坪大小，略显狭窄，但卖的都是很珍贵的书，而且价格也公道，我挺喜欢。老板是个老头儿，身材瘦削，眼神犀利，乍一看和芥川龙之介颇有几分相似，我对他也挺有好感。要是那个大作家没自杀，现在应该也步入晚年了，会不会和眼前的老板有相似的神韵呢？

我站在书架前，翻看起太宰治的精品集，一边留意着老板的目光，一边沉迷在精彩的故事里。书店里丝毫感觉不到街道上的热闹劲儿，万籁俱寂，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响彻整个房间。

最后，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已过去一小时，慌忙跑了出去。比沙子现在应该饿坏了吧。我赶紧跑到点心店，买了些葫芦干的海苔卷便急着往回赶。

比沙子的天气预报真准啊。

我刚走出拱廊，只见乌云更加低沉，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镜片上落了几颗雨滴，导致我更加烦躁，这大概是着急使然。我顺着来时的路，小跑着往回赶。

这街区的小胡同当真错综复杂，每户房子都像随心所欲建

的，方向特别奇怪。本来看着畅通无阻的小路，走着走着竟越来越窄，偶尔甚至会划个大大的弧度，然后急转弯，简直像加了横线的阿弥陀签^①一样混乱。

我凭着模糊的记忆乱窜，不知不觉竟迷了路，估计是拐弯时走错了路口。

这下麻烦了……

本想向过路的行人打听，可我连公寓的地址都没记住。其实现在想想，只要我跟别人说我家旁边有个小小的寺庙（那庙叫觉智寺，不过当时也不知道），应该也能找回去，可当时偏偏完全忘了它的存在。

我提着装海苔卷的袋子，在小胡同里钻来钻去。横穿街区的铁道两边，有好几条死路和迂回的胡同，像一个混乱的圆圈。

折腾了约莫十五分钟之后，我遇到了那个男人。

那是条和普通民宅街道没什么区别的小路，处在一个十字路上，路口有个小小的邮局。邮局大楼外面围着围墙，有成人肩膀那么高，一根木质的电线杆紧靠围墙矗立着。

电线杆后面，一个体格健壮的光头男人背朝我站着。他穿着暗灰色裤子和短袖T恤衫。梅雨季节前就穿上短袖，真是性急的人啊……我心里想着。

那男人靠围墙站着，感觉像在躲避什么。即使我走近，他也

^① 阿弥陀签是“画鬼脚”游戏的道具，游戏准备时先在纸上画数条竖线，由竖线一端作为起点，另一端则写上抽签的项目。

纹丝不动，眼睛一直盯着前方。那样子，让人不禁联想到电视剧里常出现的刑警埋伏的情形。

他在看什么呢？

我经过他身旁时，下意识地看了看他的脸，是个年轻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他紧蹙浓眉，看起来难以接近，眯着微肿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一处。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那边聚集了几间民房，他的目光似乎一直停留在一家叫“喜乐轩”的拉面馆上。

这种小小的大众餐馆随处可见，每个街区都有好几家，这家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可能今天停业，透过那扇毛玻璃窗，我看到入口的布帘一直垂着，没人掀起。二楼像是住家，铁制的防雨门也紧闭着。

我故作镇定地走过他面前。

这男人在干什么呢？

我有些疑惑，回头看 he 好几次，可他完全没反应，也不看我，就像时装店里的模特一样纹丝不动。

怎么都觉得有点恐怖……

我正想着，抬头看见前面的电线杆上贴了张广告牌，上面用图钉钉着一张毛笔写的告示，还用塑料绳缠了一圈。

那上面写着，这拉面馆几星期前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纸上没有写明详细经过，只说如果有人发现嫌疑犯或有什么线索，务必跟警察局联系，下面用红笔大大地写着警局的电

话号码。

那个人……会不会是刑警呢？

等我走过那广告牌一段距离后，再回头一看，几秒前还站在那里男人竟突然消失了。

我觉得有些奇怪，便走回他刚才站的地方看个究竟，但没发现他的踪影。不过这街区的路，本来就错综复杂，岔路口又多，藏身还是很容易的。

最后，我一个人不知怎么的就摸回家了。我没有跟比沙子说起附近的杀人事件和站在事发现场的可疑男人。我不想刚搬来就让比沙子对这儿有不好的印象。

这个街区是我和比沙子的起点，我坚信我们的崭新生活将从这里开始。

我和比沙子都还年轻，一切都有希望。

后来，是那个长相酷似芥川龙之介的书店老板，给我讲了喜乐轩事件的详细经过。因为我连着几天光临他的书店，渐渐和他熟识起来。

“我说，你昨天、前天都在我这里一待一整天，这附近还没好好逛过吧？”

那口气像是质问，让我觉得他在怀疑我什么。大概是因为这附近出了大事，以至于书店老板都想当侦探。

一个大男人，工作日子里从中午就开始晃荡，遭人怀疑也不是没道理。

我这样一想，便欣然答道：“我是上个星期天才搬来的。以后会经常来您店里，还请多多关照。”我说完还恭敬地鞠了一躬，期待他的回话。

老板这才露出笑脸，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道：“哪里哪里，不好意思啊。你也知道这里最近出了杀人案。巡警交

待，看到不认识的人，一定要问清楚……”

没想到这老头儿看似难以接近，一开口竟有着浓浓的人情味儿。说他和芥川龙之介长得像，还真是过奖了呢。

“难道就是后面那家拉面馆的事情？我在广告牌上看过，挺吃惊的。”

书店老板听我这样一说，立刻娓娓道来。

“被杀的正是那家拉面馆的老板。我听说犯人是白天装成客人，先洗劫了拉面馆，再用绳子把老板勒死的。”

他从桌上的七星牌香烟盒里抽出根烟，像是跟我很熟似的把盒子递到我面前，我顺从地取出一根点着。估计这是他独有的与人示好的方式。

“真倒霉啊，怎么偏偏就选了他们家呢？”

可能老板原本就想聊那件事，没等我挑起话题就自顾自地说起了那件事的前前后后。

据他讲，喜乐轩是家口碑很好的小店，虽然不送外卖，却因独特的口味大受欢迎，甚至有客人专门坐电车来吃。经营店铺的是姓若林的夫妻，原本是父辈开的店，老掌柜去世后由他们继承（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旧书店老板叫他小老板）。这个小老板——其实也年过五十了，是个沉默寡言的实干派，除了偶尔下下象棋，好像没有别的爱好，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勤奋踏实的男人。

书店老板用了“偏偏”这个词，可能因为若林夫妇吃过不少

苦吧。

夫妻俩有个女儿，二十多岁，不过患有严重的脑部残疾，听说是出生时落下的后遗症，别说话，连站立和走路都不会，智商和两岁儿童差不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直在二楼房间卧床不起。

老板娘为了照顾女儿，每天都在一楼和二楼之间来回奔波。一些熟客了解他们家的情况，都自己动手收拾碗筷。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好像他们也商量过请服务员的事，但考虑到经济状况，还是放弃了，所以一直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中。他们不送外卖，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与现在不同，那时的社会福利还处在发展阶段，没有完善的优惠政策来减轻残疾人家庭的负担，可想而知，若林夫妇的辛苦程度非同一般。不过，听说他们很疼爱自己的女儿，很幸福地陪在她身边，所以，若林夫妇的感情一定相当深厚。

出事是在三月底。

听说，那天女儿得了感冒，身体不舒服。虽然没发烧，但因为她自己不会吐痰，老板娘只能一直守在旁边照顾着。所以，那天几乎是老板一个人在下面张罗小店的生意。

忙完中午那阵儿，老板上二楼看了看女儿。他总是趁店里得闲时，上楼和女儿亲近，这是他生活的乐趣之一。

据妻子说，当时，老板还用吸管喂女儿喝了大麦茶，十分爱怜地摸了摸女儿的脸。谁也没想到这竟是父女间的永别。

后来，他听到店里有客人来，依依不舍地下了楼。之后，楼下传来与平时一样的炒菜声。

妻子用滴液吸移管帮女儿取鼻涕时，突然听到盘子摔碎的声音。她以为是丈夫做饭时不小心打碎的，还对女儿说：“爸爸真是粗心呀……”

可是，紧接着，又传来了桌子翻倒的声音，还有什么东西相撞的剧烈声响。妻子觉得有些异样，胆战心惊地下了楼梯，悄悄地窥看店里的情况。就在那时，她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的背影，穿过布帘朝外飞奔而去。

而老板躺在收银台下面，周围散落着刚炒的肉啊蔬菜啊什么的，脖子上缠绕着一根粗绳子，就像绞刑时使用的。老板双眼圆睁，充满了淤血，装钱的抽屉被翻了个底朝天，八千日元的盈利被洗劫一空。

“大概犯人一开始只是想抢劫吧，点了菜，趁老板端着菜走出厨房的空当，从他身后突然袭击。”

书店老板说完事情的始末，还加上了自己的推测。

原来如此，应该是这样吧。拉面馆老板还没来得及呼救，犯人就用绳子缠住了他的脖子，使他窒息而死。如果不是对方在自己身后，是不可能做到的。

“犯人是年轻男人？”

“老板娘也没看清楚，不过感觉好像是这样。”

我马上想到了那天在胡同里见到的男人。而且，那天之后，